

虛
受
堂
文
集

虛受堂文集卷六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心言序

自宣尼既沒大道橫裂周末逮漢諸子競鳴蘭陵成都
原流近正而成都於斧藻特工厥後徐王二中尙存古
意宋明以降義理彌暢而未爲文人能事也柱史之精
詣漆園之寓言其於文諸子莫尙而言不列於儒家余
以謂風虎雲龍之喻張弧載鬼之奇以及盤詰詰屈公
穀荅難斯皆經肇其體子演其緒者也若掬子之精而
不戾於經之旨其不爲天下之至文乎吾邑張蔗泉先

生自少沈酣百氏之言洞幽達奧雷霆光怪盤鬱胸臆
故其宣之於文古義根互奇趣閒發儕輩聚觀詫所未
有嘗爲心言一書以深湛之思舉幼眇之理體包萬殊
道盡六合其文則雕肝鉢腎而出之莊諧雜陳奇正互
啟高言追老莊精義貫周孔斯大易所謂修詞立誠者
乎曾文正公稱其約六經以成文非虛美也方道光之
季益陽湯君鵬以文名京師爲書數萬言號浮邱子每
夸於人曰能從我一讀浮邱子乎及見此書大歎服郭
筠仙侍郎銘先生墓云浮邱湯君雄伏一世見君心言
氣翰神移蓋其爲時推重如此先生沒後稿本爲人刻

之蜀中間有譌舛詰嗣雨珊謀重彙之屬余序其顛委
余見先生晚不獲飫聞緒論願生平服膺先生之文又
與雨珊治秋爲昆弟交不可以嘿雨珊旣爲此書作注
因併彙之其發言洞微簡而有要揚烏之與元不足道
也

重刊南華九老會唱和詩譜序

南華九老會者武進莊勁菴先生與其致仕歸里之宗人爲唱酬雅集其孫宇達達甫徵君輯所爲詩並各附譜傳以行者也九老之爲斯會當乾隆十四年時海寓無事民氣和樂朝多清白之吏野盡可封之戶而莊氏仕宦文學之盛甲於江左九老出樹名績處絕塵滓類能遺外榮利以養其天和其族年逾六十未與會而以詩和者又廿一人翰墨交映流風蔚然古處敦睦之休至今猶可想見非夫遭際隆平沐浴聖澤人材盛而風俗醇其奚及此粵寇躪江南昔日簪纓杯斝之場

蕩爲灰燼詩譜版亦煨矣而南華之世澤炳焉日章廿
一人中巢雲先生者勁菴親兄也其元孫衛生先生以
翰林起家從胡文忠公林翼綬定楚北官布政使勛望
爲世推重布政之子心安觀察才高而識敏宦譽隆翕
將以益大其宗適于役楚北獲觀詩譜鈔冊亟重彙之
而屬先謙爲敘語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今一展卷而
莊氏諸老清風高致與一時文讌游從之雅如接諸心
目閒視古之述祖德誦清芬者用意無多讓觀察爲能
不沒其先矣雖更歷徂齡而音徽未沫職以斯譜之故
然則文翰之功其又可少哉九老之首九十翁省堂先

生清度初通判鳳凰營復以禮部儀制司郎中主湖南鄉試勁菴先生知石門縣今觀察復官吾省結轍踵武實宦迹之佳談先謙不敏獲承命紀述與卷中憚張洪趙諸君子相後先何多幸也勁菴先生諱柏承巢雲先生諱松承順天南路同知衛生先生諱受祺觀察今守鹽法長寶道

莊子集釋序

郭君子澣爲莊子集釋成以授先謙讀之而其年適有東夷之亂作而歎曰莊子其有不得已於中乎夫其遭世否塞拯之末由神彷徨乎馮閎驗小大之無垠究天地之終始懼然而爲是言也騶衍曰儒者所謂中國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赤縣神州外自有九州裊海環之大瀛海環其外惠施曰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而莊子稱之亦言儻與忽鑿混沌死其說若豫睹將來而推厥終極亦異人矣哉子貢爲挈水之楫而漢陰丈人笑之今之機械機事倍於楫者相

萬也。使莊子見之。柰何。蠻觸氏爭地於蝸角。伏尸數萬。逐北旬日。今之蠻觸氏不知其幾也。而莊子柰何。是故以黃帝爲君。而有蚩尤。以堯爲君。而有叢枝宗膾胥敖。黃帝堯非好事也。然而欲虛其國。刑其人。其不能以虛靜治決矣。彼莊子者。求其術而不得。將遂獨立於寥闊之野。以幸全其身。而樂其生。烏足及天下。且其書嘗暴著於後矣。晉演爲元學。無解於胡羯之氛。唐尊爲真經。無揀於安史之禍。徒以藥世主淫侈。澹末俗利欲。庶有一二之助焉。而其文又絕奇。郭君愛玩之不已。因有集釋之作。附之以文益之。以博使莊子見之。得毋曰。此猶

吾之糟粕乎。雖然無迹矣。以測履無糟粕矣。以觀於古
美矣。郭君於是書爲副墨之子。將羣天下爲洛誦之孫
已夫。

釋名疏證補序

文字之興聲先而義後動植之物字多純聲此名無可釋者也外是則孳乳繁蹟恠趣遷質學者緣聲求義輒舉聲近之字爲釋取其明白易通而聲義皆定流求珥貳例啟於周公乾健坤順說暢於孔子仁者人也誼者宜也偏旁依聲以起訓刑者例也例者成也展轉積聲以求通此聲教之大凡也侵尋乎漢世閒見於緯書韓嬰解詩班固輯論率用斯體宏闡經術許鄭高張之倫彌廣厥恠逮劉成國之釋名出以聲爲書遂爲經說之歸墟實亦儒門之奧鍵已隋唐以還稱引最夥流漑後

學取重通人。往往古義舊音。展卷有會語。其佳處尋繹靡窮。雖官職致辨於韋昭。食品見非於徐錯。諒爲小失。無害宏綱。亦有直解可明。而繁詞曲證。良由主聲之作書體。致然自說文離析形聲字。有定義無假譬。況功用大。羸於是釋名流。派漸微。其言聲之學。迺沿爲雙聲疊均。而說文從聲之法。亦生直音。故吾以謂說文直音之肇祖。而釋名者。反切之統宗也。舊本闕譌。特甚得鎮洋畢氏校訂。然後是書可讀。長洲吳氏所彙。顧千里校本。是正亦多。其中奧義微文。未盡揮發。端居多暇。與湘潭王啟原。葉德炯。孫楷。善化皮錫瑞。平江蘇輿。從弟先慎。

覆加詮釋決疑通滯歲月既積簡帙遂充因合畢氏元
本參酌吳校及寶應成蓉鏡補證陽湖吳翊寅校議瑞
安孫詒讓札迻甄錄尤雅萃爲斯編劖劘甫成元和祝
秉綱垂示胡許二君所校爲芟去重復別卷埒末期以
補靈巖之漏義闡北海之精心大雅宏達庶匡益之

顧竹侯所著書序

山陽顧持白同年寄示其郎君竹侯文學所著書蒐輯宏博裁擇精審致功於經訓字說可謂勤矣爲之序曰治經者不通小學無以究其原不明段借無以盡其變不釐然於今古文之界域無以析眾說之是非而折其衷典午大儒雖精博如郭景純尙不能通貫小學段借之旨故於說經不免違闕至本朝而說文多專家之學或更上溯三代彝器旁求漢魏字書所以窮六書之淵微啟古訓之秘奧美矣盛矣若今古文之分則段茂堂孫淵如之治尙書陳樸園之治三家詩不能無顛倒

迷誤之病蓋自康成注經雜揉今古後儒猝難辨識強執鄭說仍爲今文此其蔽也毛公爲詩本不在孔壁古文之數自謂傳自子夏當時已不尊信以獻王所好依附幸存然漢人罕稱道者劉子駿欲牽引以張不傳之學頗議立之而移太常博士書不及一字足以推見至隱其析邴鄒衛爲三卷不以周南召南爲地名而強釋數語廁之卜氏大序致上下文義不通用心至爲謬妄桑中序誤解禮記頌人序誤讀左傳則影附古文而實不明古文若斯之類尙難悉數徒以鄭君騫博爲之作箋鄭學盛而毛傳行三家遂陵夷澌滅無復片簡之存

惜哉惜哉。自今以往。謂無有志復古者。起而正之。吾不信。已。竹侯所輯小學鉤沈續編。廣興化任氏所未備。有功倉雅隸經雜著甲乙編。洞明通借之理。旁推曲暢。古義大畧三家。詩遺說續考。研覈之詳。幾駕陳氏而上之。殆集國朝諸儒之長。而務祛其蔽者。其它各種未見。元書不敢妄有論議。方言校補。聞郭觀督已採彙之釋。名則余刻有成書。未知於竹侯所撰有合否也。竹侯爲余督學時。所拔士。今果覃精故訓。力求至於古人。持白可謂有子承屬弁言。因略引其緒。以諭竹侯。竹侯必且曠然遐思而有得也已。

葵園校士錄存序

葵園校士錄存者從弟先慎與及門諸子袁三省鄉墨
兩同門錄及吳中清嘉三集選輯合彙者也溯余通籍
以來凡五與試差之考而三主省試再校禮闈光緒乙
酉奉 命督學江南以未與考得之駑劣小臣蒙被

異數忝竊甚矣迨戊子告歸七八年間養疴里閭因循
坐廢乙未倭人不靖邊事大壞二三豪俊瞋目扼腕大
息於國之無良富强之不亟講相與歸咎制藝無用之
學思一掃刮絕余弟輩復何取於前此歷試之文而錄
之存之也哉雖然 國朝功令以時文取士二百數十

年名臣碩儒駢出其中。至今日以無人無學爲時文罪。則亦有未盡然者。且夫文之爲體不一。靡不有初。有因。歷千載而一致。今將使工制器而命之曰爾。其舍所爲。方員平直之具。務單精騁。思取象於手。則超般與扁。殆非善誨之大匠也。時文一小技。廢而廢耳。若制科一日不變法。固自有程式。在今談文者。方且離凡近而索高。言捐繩尺以求奇士才。賢未必俛而就。徒使教學之事。失所憑依。人心滋不靖道。亦日敝矣。豈扶世翼教之君子而忍出此。余於時文無能爲役。然每與試事。兢兢致慎。不敢別立宗旨。好尚詭異。幸免取譏。當世明哲而所。

得魁奇博通之士亦往往而有猶憶甲戌分校繆筱珊
編修李純客朱蓉生兩侍御趙桐孫太守卷並出余房
力薦未售同人詫余此四君獲雋足冠一榜余時亦頗
自負文章聲氣之微其果冥合符契有非盡出於適然
者邪而世俗徒泥文句求之抑又慎已刻既成書數語
簡端葵園者余歸里後所築居遂自號也

韓非子集解序

韓非處弱韓危極之時以宗屬疏遠不得進用目擊游說縱橫之徒顛倒人主以取利而奸猾賊民恣爲暴亂莫可救止因痛嫉夫操國柄者不能伸其自有之權力斬割禁斷肅朝野而謀治安其身與國爲體又燭弊深切無繇見之行事爲書以著明之故其情迫其言覈不與戰國文學諸子等迄今覽其遺文推迹當日國勢苟不先以非之言殆亦無可爲治者仁惠者臨民之要道然非以待奸暴也孟子導時王以仁義而惡言利今非之言曰世之學術者說人主不曰乘威嚴以困姦衰而

皆曰仁義惠愛世主亦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蓋世
主所美非孟子所謂仁義說士所言非仁義卽利耳至
勸人主用威唯非宗屬乃敢言之非論說固有偏激然
其云明法嚴刑救羣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強不陵弱
眾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長此則重典之用而張弛
之宜與孟子所稱及閒暇明政刑用意豈異也旣不能
行之於韓而秦法闇與之同遂以鉏羣雄有天下而董
子迺曰秦行韓非之說攷非奉使時秦政立勢成非往
卽見殺何謂行其說哉書都二十卷舊注罕所揮發從
弟先慎爲之集解訂補闕譎推究義蘊然後是書釐然

可誦主道以下蓋非平日所爲書初見秦諸篇則後來
附入者非勸秦不舉韓爲宗社圖存畫至無俚君子於
此尤悲其志焉

今文尙書攷證序

尙書傳自伏生其徒歐陽夏侯西京立學宗習徧天下
溯龍門著記虎觀講經迄於熹平所刊一以今文爲主
雖其間有史公雜采之說有三家歧出之說要皆截然
不紊考迹可知古文肇出魯壁不列學官盛於新莽微
於中興厥後杜衛賈馬廣續倡和若故爲今文樹之敵
者而其從來亦遠矣夫經義不窮引而日新學塗眾趨
則材高者激而返古理勢固然無足怪者漢書稱今文
徒眾或善修章句或增多師法是今文已各自爲說若
古文當日之不泯亦非獨文字古也史遷從孔安國問

故明孔氏嘗爲故矣。遷書載堯典諸篇多古文。說是古文。有說矣。桑君長名傳古文。其言散見地志水經。與今文不同者。皆可決其爲古文。說劉歆又從而推演之。如莽建六宗立三公及三統。麻言文王受命武王克殷之年。顯背今文。由歆荆說。此可以意定者。而必謂古文義說盡出於歆。或不其然。自鄭君以漢末儒宗雜揉今古爲書學一大變。東晉僞經傳出。茫昧千年。本朝碩學朋興。今古文界域始明。而蔽亦因之。曲阿高密強仞。今文蔽一尊。尙古文。故抑伏傳蔽。二不信史記。擯斥舊聞。蔽三皮君鹿門。治尙書最精。嘗爲大傳疏證古文。冤詞。

平議二書行世矣近復以今文尙書攷證視余其條理
今文詳密精審兼諸大儒之長而去其蔽後之治今文
者得是編爲前導可不迷於所往余讀君撰箸每有鍼
芥之合惟於論古文義說反求於心而未能釋然序君
書因併出所見相質竊附於諍友之義云

漢書補注序

自顏監注行而班書義顯卓然號爲功臣然未發明者固多而句讀譌誤解釋踳駁之處亦迭見焉良由是書義蘊宏深通貫匪易昔在東漢之世朝廷求爲其學者以馬季長一代大儒尙命伏閣下從孟堅女弟曹大家受讀卽其難可知矣宋明以來校正板本之功爲多

國朝右文興學精采諸史海內耆古之士承流嚮風研窮班義考正注文箸述美富曠隆往代但以散見諸書學者罕能通習先謙自通籍以來卽究心班書博求其義蒼最編摩積有年歲都爲一集命曰漢書補注臧之

篋笥時有改訂忽忽六旬炳燭餘明恐不能更有精進
忘其固陋舉付梓人自顧材識驚下無以踰越古賢區
區寸心頗謂盡力疏譎之咎仍懼未免匡我不逮敬俟
君子光緒二十六年歲次庚子春二月

約章分類輯要序

天下事有時有勢。昔元祖全盛之世。舉舟師十萬。覆於五龍山之役。勢不及也。漢室初興。以高皇之雄武。文帝之英明。圍平城。偏甘泉。而卒就和親之議。時未至也。勢絀於地。時困於天。惟有修人事。以善持之。然則詰戎練武之實。講信修睦之文。二者宜亟圖矣。自泰西互市和約。莫更傳教通商。往來如織。朝廷所以聯好平爭。無微弗至。章程修布。書不一家。而固圉經遠之道。弗精弗詳。重關洞開。臥榻延客。廩廩乎實去。文存君子病焉。湖南之有洋務。後於諸行省。光緒戊戌。山陰俞公來撫是邦。

始開農工商務局適奉 旨飭纂約章頒行遵守命蔡伯浩觀察董其事觀察博通今古周知外務輯爲斯編鉤稽詳覈圖表尤精言交涉者莫先是書旣成屬先謙序其首而其時值聯軍入都 六飛幸陝瞻望西北執筆泫然者久之昔韓宣子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春秋者公羊傳云不修書也由孔子筆削上推之想見當日史臣紀述之詳文章之美魯稱秉禮有以也邦交禮之大端也仰維 國家諭纂約章之意所以輯和遠裔戒約官民至周且厚今環球諸邦有由春秋入戰國之勢干戈滿目而煙墨弗疲吾其爲秉禮之魯乎

奮而爲元也。地域之其終爲漢則有天焉。因觀察以諭
俞公所爲修人事以善持之者。又當何如也。光緒庚子
冬十月

丹溪全書序

自黃岐論明而醫道立無方書也伊尹作湯液仲景發
傷寒自時厥後醫方競鳴然自華陀肘後思邈千金外
醇駁雜揉罕可推述金元之際河間絜古東垣戴人丹
溪諸家出於是醫學美備而丹溪號爲集大成上承仲
景出入諸家單思詣微務歸於中正平易其立方論證
兼詳病脈所以津逮後人用心至厚而其時承宋大觀
陳裴局方之餘醫者習用辛熱品劑亢陽竭陰殺人如
草丹溪閱焉迺取內經陰常不足陽常有餘之義開示
學者匡正其失李氏時珍因謂其偏於補陰非篤論也

今天下醫學殆絕。楚南尤甚。無識之徒。造作陽藥。君子陰藥。小人之說。其偏用辛熱流毒。不下於局。方然則思。採其敝。其無賴於丹溪之書。邪。余遭家艱屯。親屬天亡。多爲藥誤。痛醫術之不明於世。同邑陳鑒舟。孝廉夙精斯道。尤服膺丹溪之書。相與商榷。亟用書局。公錢棐行而孝廉力任讐校之事。丹溪書在明世。一刻於陝。再刻於蜀。中雜王楊坫論坫方得失互見。本書轉爲所隱。讀者宜善擇之。舊刻丹溪自著者心法五卷。門人錄存者脈訣指掌醫學發明活法機要各一卷。金匱鈞元三卷。又坫戴元禮證治要訣十二卷。證治類方四卷。而丹溪

自著之格致餘論局方發揮各一卷及其門人王安道
溯洞集三卷反坫刻東垣集中茲合刊爲丹溪全書都
三十二卷脈訣閒亦姑仍舊說孝廉特取脈經校補膈
世之勤殆與丹溪同揆矣光緒庚子秋九月

文昌功過格序

昔張皋聞氏爲友人序功過格曰君子之學所以異於
二氏者唯無求其報應福利而已非昧昧於善惡之輕
重而曰吾明道不計功也余以謂無所利而爲善是儒
者所以立心也然倫常日用之事皆吾分所應爲求寡
過而已何功之可言旣曰計功則是誘進中人之說仍
不離乎報應福利之見者也聖賢教人爲善課迹而不
課心以爲其迹如此其心且庶幾焉匪直也人雖鬼神
許之矣光緒辛丑秋八月朔余夜夢吾母鮑太夫人召
語之云吾兒宜虔速刊印文昌功過格三千卷爲善本

便讀將來必得佳兒永受多福寤以告余妻李夫人其
夢亦同相與驚歎因徧覓坊肆得鄉人劉邦達袖珍本
較諸刻爲精依式板行而去其案證諸事及所附先正
格言以格言宜別行而案證頗猥俗去之者亦猶張氏
無求報應福利之微意也功過格昉自明人 國朝學
人奉行者眾而神佛警世舉以立言者亦往往見之輒
近刊行善書中皆引人於善之苦心也文昌尊崇至

國朝而極功德巍盛義陵劉氏刊爲文帝全書如陰隲
文諸篇世皆注證而賦詠之茲編獎勸之義無異聖賢
而羣奉爲神言尤足生人肅敬之心堅其邁往之力故

余常謂文章之道罔非推微以致顯而與善之理無閒於幽明故孔子謂能事人則能事鬼也余老且病豈復敢有它望惟服膺斯編且吾母九原之靈所昭示也因敬序其緣起如此

重刊景教碑文紀事攷正序

景教碑文紀事攷正廣東番禺楊榮誌襄甫撰自稱景門後學書凡三卷刊於光緒二十一年卷端列影照碑文一弟一卷載翻譯景教流行中國碑文次金石家攷論次大秦攷次景教及諸教攷原二三卷則取今之通行耶穌本經以證釋碑文者也碑稱貞觀中大秦阿羅本至長安詔造寺度僧高宗時諸州各置景寺元宗送五聖寫真寺內安置肅宗於靈武等郡重立景寺代宗誕降之辰錫香頒饌建中二年僧景淨述頌建碑文中稱其道曰景門曰景風曰景力徒曰景眾曰景士且曰

眞常之道妙而難名功用昭章強稱景教其云三一妙身無元眞主阿羅訶者用希伯來音譯阿羅訶乃猶太人稱造化主之名卽天也三一分身景尊彌施訶者希利尼文稱彌施訶曰基督卽耶穌也號耶穌曰景尊故其教曰景教或謂唐諱丙之字曰景丙於五行爲火景教卽祆教故以拜火爲宗此不知火祆非景教而爲此臆說也宋敏求長安志布政司西南隅胡祆祠武德四年立西域胡天神也祠有薩寶府官主祠祆神亦以胡祝稱其職今案舊唐書職官志有薩寶府祆正亦曰祆祝西溪叢話言武宗毀浮圖籍僧爲民會昌五年敕大

秦穆護大祆等六十餘人並放還俗所謂大祆卽祆祝也祆字胡煙切從天不從夭唐會要云波斯國西與吐蕃康居接西北距拂赫卽大秦其俗事天地日月水火諸神西域諸胡事火祆者皆詣波斯受法故曰波斯教卽火祆也長安志又云義甯街東之北波斯胡寺貞觀十二年太宗爲大秦國胡僧阿羅斯立又醴泉坊之東舊波斯寺儀鳳二年波斯三卑路斯請建波斯寺神龍中宗楚客占爲宅移寺於布政坊西南隅祆祠之西冊府元龜天寶中詔以波斯經教出自大秦改兩京波斯寺爲大秦寺今攷武德所立胡祆祠與宗楚客所移波

斯寺之東同地一祠。又新唐書百官志兩京及磧西諸州火祆歲再祀而禁民祈祭。皆波斯國事火祆之祠也。義甯街東北波斯胡寺。太宗爲阿羅斯立阿羅斯卽碑。阿羅本義甯街卽碑。義甯坊此寺與移布政坊西南隅之舊波斯寺天寶中皆改大秦。推其改名之由蓋以嫌與波斯祆祠相溷而碑云貞觀詔造大秦寺乃從其後名稱之錢大昕景教考以爲夷僧之夸詞非也。明崇禎閒碑始出土今在陝西省城金勝寺內楊氏宣揚景教箋釋碑文第一卷於西國文字之遷貿輿圖之分合教宗之同異剖析詳明爲言職方者不可少之書爰重刊

以貽博覽君子二三卷則以專釋彼教今無取焉光緒
二十七年歲次辛丑季秋月

重刊景教碑文紀事攷正後序

周地之民。瞋瞋而行。倨倨而臥。無異牛馬也。見夫蒼蒼者。高無與並。則神之明明者。疾莫能追。則神之烈烈者。熱不可執。則神之以至鬼怪之毒害物類之侵逼。莫不相與神之術。智者出焉。因其人之敬畏。導以崇奉之禮。禱祀之辭。而教始萌芽。思夫天地如此其遼遠也。蓋有造分天地者。人類如此其蕃滋也。蓋有主持人類者。於是爲教者之論說紛邪。正雜矣。善夫楊氏之論婆羅門也。曰。歷夏商周三代。異端之說日出。不窮則以好論鬼神之過。夫教人而極思於空虛。安在其不爲異端所託。

也哉。謨罕默德摩尼之藉教以行其私也。楊氏詳之矣。余嘗旁攷中國傳記亦頗有與西書合者。五運歷年記云元氣鴻濛肇立乾坤分布元氣乃孕中和是爲人也。首出盤古且言其垂死化身備諸神異述異記云盤古氏天地萬物之祖也。然則生物始於盤古。今案摩西紀阿羅訶創造天地萬物之次序。祚阿樂士論歐拉密創造天地萬物之主宰。是其例也。風俗通云女媧搏黃土爲人。劇務力不暇供乃引繩絙泥中舉以爲人。故富貴賢知者黃土人貧賤凡庸者引絙人。今案摩西紀創造世人之始祖韋陀言波綿頭肩股腳生四等人。是其例。

也淮南子云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爲日積陰之寒氣爲水水氣之精者爲月古聖王之祀神也大者秩望山川微者迎及貓虎秦有黃虵雄雉之祠漢有星辰風雨及天地日月兵陰陽四時八主之祭今案火祆教初以日爲眾陽之宗而拜太陽後以火爲發光之原而更拜火婆羅門論神道有天日晝三位風火湖海及主宰禽獸昆蟲凶殺諸神且謂無物不可以爲神無神不可以爲物是其例也竊試論之敬天之理今古所同福善禍淫之訓上帝有赫之歌詩書略陳之以垂世戒雖以子貢之智不聞孔子言天道夫子言敬鬼神矣而

卷之二
三
答季路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易之爲書廣大悉備夫
子作贊惟返而求之於人事豈不以垂教之旨當如是
邪舜典敬敷五教爲中國言教之權輿子思子作中庸
其言性推極於天命矣仍不外率性爲道修道爲教而
申之曰可離非道凡所以約人身心而懼其馳情於幽
渺之域也佛之爲教清虛浩曠可爲養性清心之助然
印度戒殺蛇虎爲殃則道固有時而窮矣求其行萬世
而無弊者唯我孔子之教也夫光緒辛丑長至

日本源流考序

先謙錄日本開國以來迄於明治二十六年癸巳采歷代史傳暨雜家紀載參證日本羣籍稽合中東年表爲源流考二十二卷哀輯既畢作而歎曰天下禪代獨日本世王非但其臣民有所鑒戒取舍而然也以島國子立無鄰故外侮亦弗及焉然自番輪颺至重關洞開情勢岌岌賴豪傑雲集謀議翕合上下之情通從違之機決捐棄故技師法泰西曾不數年屹然爲東方強國余嘗攷其變法之始倍難於它邦大將軍擅權國王守府君民睽隔一也封建日久諸國紛紜不相統壹二也游

俠成風政令拂眾輒被狙刺三也迺自西國擾亂而將軍乞退議改郡縣而梗命卽敗羣誘蠶起而執政不撓遂以經緯區寓煥然啟維新之局嗚呼豈偶然哉夫舉一國之政而惟外邦之從匪易事也而日本行之如轉圜流水此其故亦有二一則地懸海中事簡民樸其先規制取則李唐安德而後權移霸幕王朝無政焉德川氏偃武三百年人士涵濡宋學曉然於尊王之義日思陪幕府而定一尊乘德川積弱之勢藉口攘斥西人責以歸政聳動羣藩納上戶土億兆一心拱戴王室於是英傑在位審時制宜朝廷規模悉由勅立傾一國之人

乘方新之氣日皇皇焉惟國制之圖其前無所因故後
並不得謂之變非我中國每事拘牽舊章沮格羣議者
比也一則初效西人不得要領衣服飲食器用宮室刻
意規摹虛糜無算人民重困異議紛起或復舊制或倡
民權官與官齟齬則退歸而謀亂民與官不協則刺殺
以洩忿國是叢脞亦曰殆哉而我中國塞聰蔽明百務
苟且臺灣生番之償金隱中其機權甲午北洋之利益
飽張其威力故彼國之士氣咸伸而更新之機勢大順
矣攷其內政所施惟力課農桑廣興工藝爲得利之實
而以官金資助商會知保商卽以裕國從而維持附益

之斯得西法之精者也中國之海軍不必論矣鐵路楮

幣富強則相須貧弱祇自弊至於學校分門官僚分職

非所以治數千年文敎之邦也居今而言變法不必事

事慕效惟務開廣地利毋俾他人我先兼審外商所以

歆動吾民而攫取其財何者最甚亟勸導斯人率作興

事行是二者必以放勛之勞來輔翼爲心匪特不爭其

利亦並不預其事鼓天下之智力以求保我君民共

有之元氣國家靈長之祚或在茲乎日本得志之後

所刊維新史法規大全諸書揚詡過情觀之徒亂人意

不可概執爲興邦之要道也是書成因附述鄙見以質

當世如此至日本史家文章之美覽者自得之故不復
云光緒二十七年歲次辛丑秋九月

師範館講義序

在易之兌象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而學之不講則尼父以爲憂周以前講學之法無可考矣兩漢經師教授門下皆有都講史稱鄭康成事馬融三年不得見融門徒四百餘升堂者五十餘使高業弟子傳受以此推知孔徒三千大聖不能人人親授亦必有高業者爲都講考論推演以廣其傳禮記載有子曾子子游論喪欲速貧死欲速朽二語卽孔門講學之塙證是故誨屬之師而講屬之朋友易象之義斷可明矣自晉迄隋此風寢微唐書張士衡傳稱士衡講教鄉里尹知章傳言諸生嘗

講授者更北面受大義蓋其時學者已合講與教授爲一事宋明之世大儒講學皆以師道行之顧以門戶黨徒依附聲影害政傾國爲世詬病 國朝鑒其失禁斷社會士修業於家而合轍於塗 朝廷明試以庸未嘗乏才也然僻縣窮鄉或黜師承日就舛陋同爲 盛世之民獨不得與被教澤詎非宰世者一大缺憾與 今天子銳意興學 特詔大臣博采東西洋列邦制立大學堂京師諸行省徧設高等中小蒙養學堂以中學小學之人教授別設師範學堂試士優等者充選限期年卒業嗣後以中學堂卒業生升入總限三年立課程分

門講肄學成之後推行諸府州縣務使盡人知學以收一道同風之效湖南大吏遵旨立學堂以先謙充師範館長其分門教習者日升堂宣講彬彬盛美焉蓋聚徒既眾非講無以徧喻而去私門就公塾有講習之益無社會之弊湖南自梁啟超主講時務學堂悖亂亡本學子大被毒害故學堂之立聞者滋疑先謙因取每日講義第其門類刊爲學報以明準的靖浮議流傳廣遠於諸府州縣學務或有裨助爰弁言簡端取大易講友之義以曉諸生並舉聖天子勸學盛心推明今昔異宜之故益願諸生鑒前愆後共維持於不敝云光緒二

十九年癸卯歲春三月

輿誦錄存序

治民之道其用異宜其端仁義而已矣吾嘗見身居民
上意主於仁而卒陷入於大不仁者彼徒以爲寬大可
以得眾煦嫗足以釣名循是爲治其卒也風俗窳敗奸
僞競作人懷輕上之心而肆亡等之欲雖謂之民賊誰
曰不然韓非子言學者說世主不曰乘威嚴以困姦衰
而皆曰仁義惠愛非混仁義而一之殆不悟困姦衰之
卽義也惟孟子之書析仁義至精然後儒者宰世知以
義輔仁而使不爲仁病顧明其道者亦鮮矣施君稚桐
服官楚南亟與余善宰瀘溪安化江華道州所至有能

聲既返長沙哀友朋贈遺士民歌頌之作爲一集顏曰
輿誦錄存以視余且曰吾治此數邑其俗皆獷悍民多
玩法於是抑豪強緝盜賊懲蠹役禁械鬪凡爲地方害
者除之惟懼弗力雖重得謗而不恤不虞譽者之至吾
前也吾非以此爲名顧其情誼有不能忘者乞先生爲
我序之君爲人沈毅而俊爽其於治國張弛之宜亦旣
詳審而善用之矣從政數載嘉聲翕然如天馬之騁於
壙原不知其所終極其又奚俟余之贊美猶憶君在道
州余從弟先慎方爲州訓導歸述君治績甚詳而其先
宰安化時或短君於余余輒舉以告人嗣縣人至者白

其不實余爲之爽然以是歎誣善之人之可畏而聽言者尤不可輕余於君用是滋愧且以自儆焉光緒二十八年十月

三田李氏譜序

唐貞陵十王子其九昭王泚昭王子三儂佑佯佑刺饒
州卒佯赴其喪遭黃巢之亂易名京避居浮梁京生祐
江西帥府奏授承節郎辟爲寨將寨將生贈銀青光祿
大夫德鵬大夫生貴懋宋雍熙二年檢校國子監祭酒
兼殿中侍御史初大夫之卜居也得乾九二以爲見田
則吉爰析二弟德鸞居婺源曰嚴田德鴻居浮梁曰界
田自居祁門曰新田三田李氏之族始大宋嘉定間新
田後裔希直始爲譜真西山先生序其耑所稱以明經
講道爲心者也明萬曆間族姓徧江皖閩新田人居婺

源者曰春融倡修三田宗譜董文敏爲序 國朝乾隆三十三年增修之沈文懋爲序而族益散居人數少於萬歷遠甚京之二十二世孫定當元末明初自祁門遷黟爲南屏支乾隆十五年其裔孫廷柳獨修十二支譜是爲支譜之始廷柳元孫爰得名宗媚思承先志會病沒今又十數年其孫子嘉名顯猷者哀集徽池二州甯國屬邑各支重修三田族譜最支廿餘丁三千新人爲多嚴畧次之蓋自明以來李氏族譜多支修故南屏一支不在乾隆三十三年宗譜之內而此次合修向十二支中祇有其三餘不能修輯百餘年來生人離合之故

可感也。局甯之太平，其南鄉鄰夥，新人居焉而貴，池石埭夥，祁諸族致橐於局，彙訂而分筦之，條理精密，族人
大和既成，以屬余序。余維子嘉之爲斯譜也，其用心之
勤與立法之善，無待余言。獨念爰得翁與余初相識於
江陰，以道義許與，因命其子英元請業於余。不十年間，
父子相繼以逝。余方以爰得積厚而流未光，頗疑蒼蒼
者報施或爽。今子嘉能嗣其祖父之美，推親親之心，以
上追一本，因以普及其族之人，且使後之人繼序不忘，
由此以擴充其仁孝之念，其志行宏遠，已非流俗所及。
子嘉方入貲得郡守，行出所學濟世，樹立未可量。而余

以二十年間交李氏三世今齒髮摧頽意緒無俚見故
人之後克肖輒欣喜不自己爰志其顛委預爲子嘉券
焉

宋梓儕詩集序

賦梅書屋詩六集吾友宋梓儕太守作也梓儕言曰今之學奚以詩爲哉博之教科以觀其通求之實業以精其詣參考五洲之輿地與歷史以周知天下之故學如是古今中外無乎不宜而奚以詩爲雖然人亦各有好尚焉吾之於詩童而習之投老而不勌譬諸飲食吾臭味也以視逢時之學疑若有適用與否之不同然吾以自娛而已吾見今之學人馳騫宙合之中而倆越規矩之外流蕩忘歸陷大僂而不悟用吾學較之以爲尙得性情之正是以蒙譏而無所悔也余聞而深韙之猶憶

梓儕見余都中卽以其歲需次豫章今送人作郡者二
十八年矣未嘗有幾微不平形於詞色可以明其澹定
之性久筦樵務積弊刮絕它員收緝獨贏鉅萬可以知
其廉正之操歲饑民亂待振而濟免稅通商糧貨大集
紀事詩云委曲通民情艱難籌國計求無愧我心豈
忍爲民厲。可以想其通變之識。慈良之心。然則梓儕其
不專爲詩人乎。夫學無中西不能外理而言學政無新
舊不能捨民而論政。今之自命通人者。吾無以進之。然
竊欲梓儕毋以昭昭而做人昏昏也。梓儕昔在都以詩
相贈和。旣之官數寄余詩郵書索序。且四五至。余感其

意不可以無言陸放翁詩云滿懷空貯活人書自今以
後余願更讀梓儕之活人書梓儕亦幸無以詩人自域
也光緒丁未夏五

虛受堂文集卷七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送何鏡海之官廣東序

年。過。四。十。不。爲。老。官。至。道。不。爲。不。達。曷。惜。乎。爾。惜。夫。以。鏡。海。用。世。之。志。而。不。得。早。自。見。也。始。余。在。江。西。鏡。海。方。奉。中。丞。劉。公。檄。權。贛。南。道。余。意。其。材。識。俊。邁。又。見。推。重。大。僚。當。不。日。在。高。位。別。數。年。不。復。聞。問。頃。來。京。師。尙。以。前。官。改。試。用。廣。東。其。先。以。未。保。留。省。奉。部。駁。劉。公。屢。疏。薦。格。不。行。權。篆。僅。八。十。日。語。次。歎。詫。久。之。蓋。距。相。見。時。八。年。矣。國。家。之。用。人。也。欲。其。才。能。勝。任。而。已。事。下。部。

則必議例之合否。然咸同閒軍事擾攘。天子不惜爵

祿以待天下奇材。異能山林遺佚。布衣數年。歷行陣至

督撫者。踵相接也。奏案駁於下。特詔擢於上。一時人

士感激破格之。恩爭自奮厲。以效干城腹心之任。大

難遂夷世運中興。戎兵猶未盡弭。而部中之科條指擿。

執文法隨之者。又日以密矣。部之有例。循功令而慎名

器也。而以此使吾君晚收一人之用。或竟不得用者。有

之鏡海。得毋有感然於其中者耶。吾聞粵中大吏多賢

明識政體。以人才爲急。不後於劉公。必且有合於彼也。

宦之途。以脂韋便辟逢迎干謁相炫市者。不自今始。而

鏡海以儒生入軍營上交無諂容雖未大伸識者以此
多之直道果不可行耶其無遂以升沈遲速之感奪其
氣也余與鏡海以文相得顧時人多稱美其才略鏡海
亦重自負今 國家殷憂多伏而未發而粵地濱海習
俗勁健奸民蘖牙其閒與海上寇賊出沒相勾結苟往
而得行其志與大吏畫經久策防患未然爲 朝廷紓
南顧憂者措置當何如也於其行爲之序以質之

送王夔石尚書序

光緒十四年夏仁和王公奉命再巡撫湖南維時癘疫盛作人多死喪寇橫於鄉比戶夜驚論言朋興眾志皇皇疆吏飭軍旅嚴守望謀所以安輯之殫力瘁心民用滋勞公至禱於神疫良已申警之令不下澹若無事察民所疾苦陰與推移平其政令而劑其牧宰民迺大和公政有成甫踰歲上擢公總督雲貴方公之來吏慶於公士忭於庠商賈驩於市焚香道迎十里不絕咸謂惟公實活我及茲命下則相與咨嗟太息怨公來遲而棄我疾也長沙王先謙告於眾曰吾楚人德公而

願公且毋它往人情則然矣然吾以爲公之治吾楚也
令行如春而化時若雨今夫天有四時無恆春之理也
今夫雨雲興而合崇朝而止眾觀於野盈畦瀾瀾決渠
汨汨耕夫饁婦相與慰勞以爲吾筋力少蘇矣而或反
致憾於造物之猶有吝毋乃不知者類乎今天子眷
念邊陲審願擇帥不它人屬而特命公其域與湖南
居腹裏易爲理者輕重懸絕上意確然至明也公德
澤不可以一隅究吾楚安得而私之眾曰公昔之蒞楚
而之朝也冀且復至繼自今其無望於公之惠我乎
先謙曰吾觀公之爲治卽之溫然視人皆可愛當之釐

然而各得其理探之淵然不見涯際充乎邁世之才而不自以爲才灼乎燭物之明而不過用其明其立心行事猶將胞民而與物以天下爲量者也湖南迺公恩誼聯屬之地雖去位公曷爲忘之且公嘗入參樞密以親老乞退家居而拜命朞月而遷秩帝眷之隆莫與倫比股肱喉舌繫惟公是寄數年後邊事大定南服無驚天子將以鄂文端之位遇待公行一政於公咨詢命一吏於公可否吾楚人徼福於公方未有艾而豈繫一時之去留哉衆曰善遂記其語爲序用韓退之送嶺南節度使鄭尙書所爲詩來字韻者作詩二章八韻以

贈既慰公南行之思且祝公報政歸朝之速猶唐世士大夫之志云

贈楊性農先生重宴鹿鳴序

光緒十七年辛卯直省舉行鄉試武陵楊性農先生於其年九月望日循例重赴鹿鳴之宴鄉人以爲榮於預宴次日會飲致賀薦紳先生咸集於庭酒酣余揚觶而語曰公等亦知先生之榮與眾異乎夫科名者自人榮之而非人之所以爲榮也先生年二十六領鄉薦踰四十成進士入詞館願不樂仕宦旣改部曹假歸不出此非浮雲富貴者而能然乎先生之舉於鄉也房考擯不薦主司搜遺卷得先生及左文襄公吳南屏先生三人大喜過望其後左公用勛業焯先生與吳先生古文之

學爲海內宗而吳先生以一第終老視先生資望足以
進取者固殊故世尤高先生志節以爲不可及吾見世
人之於科名其未得之也終日營營於帖括文字以求
合有司程式既得之則搏心壹志於利達之場窮老而
不知返揚揚然以爲榮而從旁熟視者不啻鷓鴣之於
腐鼠其於得失之數視先生何如也先生於科名雖夷
然不以介意而冥冥者引其年以彌長而俾之躬與盛
典一似位置文人有獨優者蓋天榮之矣非夫人之自
以爲榮者比也然則吾鄉人崇敬先生而歡然引爲邦
國之光不亦宜乎余自幼慕先生名以不獲見爲恨歲

乙酉先生因重游泮水至會城余適以艱歸修謁先生
索余聯語爲贈今復從鄉先生後銜杯志慶與有榮施
更十七年先生且百餘齡恭逢重宴瓊林大典吾今日
一堂之人凡健在者莫不鳩杖龐眉更當率先舉觴爲
先生壽卽以余文爲左券可也

贈賴子佩大令之任邵陽序

賴名承裕福
建侯官人

牧令久於其任然後可以誠民而興事古今論治者無異說也然而其勢不能則是古循吏之爲終不可見於輓近邪吾以爲其人精神意量果超出什伯庸眾之上其所表著必岸然有以自異況乎居得爲之位操制馭之柄隨時與事而皆可與民以心相見其收效至順而立名至速彼斷斷較量於久任與否者殆猶未達爲治之要與長沙爲縣於楚南首劇歲入不足以自給期而代以爲常官斯邑者唯單心奔走伺候之勞倖歲滿受代擇脂膏而處之它蓋未暇問也吾友賴侯莅任時維

光緒二十三年性敏善斷訟無宿牘當官而行不撓疑
難其勤於戢暴安人惠績尤彰灼耳目長橋柳祥麟者
庇盜而居其貨家樓房如質庫莫敢何問侯因事誘至
杖斃獄中其親屬輿屍委朗梨黎姓家將索償焉惡黨
大集聲言焚市侯聞立馳往眾不意官至之速負隅而
譟壯勇直前擒十三人餘駭竄由是長瀏之交盜蹤頓
絕銅官靖港地瀕江游民往來焚劫侯緝其魁寘重典
民以安枕踰年保衛局興保衛局者其議勅於鹽法道
黃遵憲從臾巡撫聘梁啟超主講時務學堂開南學會
大暢平等民權之說以爲保甲徒虛語宜倣西國保衛

局章衣冠坐作皆肖之然後有濟巡撫欣然從之民駭聞異說又見新政訛言大作城鄉流徙如避寇姦人乘機煽惑侯訪獲倡亂者誅之請巡撫寢前議巡撫不悅民有毀局者將重懲之侯調停息事巡撫怒會獲無賴七人侯虛衷研鞫請戮向不法者一人而免其餘巡撫欲駢誅示威侯曰吾不能殺人以媚上執不可巡撫愈怒檄府覆訊卒如侯議八月丁亥皇太后垂簾訓政巡撫落職積憾於侯遂有邵陽之謂矣蓋侯任首邑二月十月最久而換縣得中中眾咸爲不平予謂如侯之識量非以歲獲多寡爲欣戚者且侯徒欲得善地將惟巡

撫命是從夫豈不知拂大吏意之難以善全或更有不測之怒而不以彼易此殆所謂較然不欺其志者邪侯行矣邵陽雖僻壤然頃其縣人樊錐與梁啟超相應和爲眾驅擊潛遁斯忠義之鄉也以侯之正身勤政將與其人士有合焉而它日澤加於民一如吾邑之尸祝侯而惜其去又必然也侯笑曰子知我哉時同餞者各賦詩以贈而先謙爲之序云

劉靖臣制軍五十雙壽序

皇上卽位之五載回狎於亂荼毒滇之三迤苗民藁豸
黔上下游靡有安宇於是湘鄉劉公奉 命撫雲南領
兵自黔轉戰入盡復上游苗所陷城逾歲擢雲貴總督
公帥厲將士次第剗削全收轄境還之 朝廷士女奔
走歸其室居而公年已五十矣 天子嘉其功褒勞有
加 特命賜壽賜額曰懋勛錫羨餘賞賚皆異等 巨
清二百五十年漢大臣所未有也先一歲合肥李相國
年五十李公元輔重臣 恩寵優至因例弗得請未獲
是賜而公以兩省救平深愜 聖意適當而得之人於

是知 天子仄望邊圉眷顧勞臣與公之宣能效勤保
受 恩澤 君臣遇合之際非尋常所能窺測云公初
入滇境無完土先公者懦不前落職去至而束手坐者
相踵也公以殄寇自任挫而彌厲識今滇撫岑公僚屬
中與之同力恩結義正提督馬君以回人故眾有猜心
公終始護持而安其身蓋公之在滇靖疆摧虜事業在
人耳目獨其平居無事不動聲色而化干戈於衽席之
上未有能道之者也堅忍卓絕以當萬難之會而人不
覺其調劑之苦心冲夷恬淡以居不世之功而又習忘
其退讓之德量詩曰之屏之翰萬邦爲憲不戢不難受

福不那我公謂哉公之言曰予年三十以布衣歷行陣走湘鄂閩粵川陝每戰蹀血不少避風霜瘴癘之區袒裼露卧聞警則介馬馳十數寒暑如一日居官署未辨色起秉燭閱案牘接屬吏後坐一室理公事夜三鼓乃息至今無少閒然筋骨日壯精氣亦益強歲庚午先謙至滇見公貌清癯近自南來者言公飲食倍顏面豐碩兩頰頰然有光夫天之於人也逸則促其生而勞則厚其福逸者有自滿之機天既無從而益之但聽其自爲消長而又不能自植則萎落焉已矣勞者其氣不竭道日進而靡窮是天之所佑也凡士身席華膺服食美好

妄意消災疹祈長年而烏識天下之彌性而康祿者皆
自勤苦憂患中來邪先謙不敏幸得交公父子間不敢
以私祝願公自今以往殫竭公忠和輯吏民以永永對
揚休命與德配夫人躋耄耄訓子孫緜茂世德爲邦之
光我鄉里共與有榮施

楊雲橋先生八十壽序

湘水自長沙縣北流又九十里過喬口水經注所謂高口成也高口水逕其成南上鼻水自鼻洲上口首受湘西入焉謂之上鼻浦其口謂之上鼻口溯浦十餘里今俗云水磯口蓋上鼻口音轉而譌也吾邑楊雲橋先生之居在焉其地背邱面壑具林泉之勝遠望湖光與天若一雲帆沙鳥鼉夕異態余與先生之子商農孝廉嘗自武陵同舟浮沅江入資水至其家流連憑眺信宿乃去蓋楊氏自先生之曾祖長湖公以上代有陰德以耕讀起家其祖湘川公父執夫公皆列膠庠重仁襲義鄉

里稱善士族眾聚居二百餘年資饒而丁多邑稱水磯
口楊家道光中稍衰落矣執夫公有子三人先生其長
也刻厲於學顧累困場屋性豁達錢穀出入略不較量
里中豪猾覬覦之務售其欺先生不爲意久而家四壁
立泰然無所尤怨布袍敝履吟諷不輟平生所脩削於
某甲某乙未嘗道其姓名人翕然推爲忠厚長者或更
姍笑之及見先生教子以正與商農之所以娛親心承
家學又咸言其後必大也商農旣連試春官不第先生
且老矣不欲商農遠離商農亦思得微祿養親光緒元
年六月以大挑教職選授新化教諭明年以前在甘肅

幕府軍功保知縣在任候選援例加同知銜恭逢 覃
恩請於 朝 誥封先生奉政大夫迎養學署三年十
二月先生壽辰同學諸君子謀稱觴以祝而走書乞余
言願念兩家世好余與商農二十年氣誼許與之深不
敢以不文而遂默也夫平陂往復之理盡人知之乃至
自處則有不能平者先生以忠宅心以禮束己其泰也
無隆隆之氣而其約也無戚戚之容獨攜子潛心講論
自闕於清遠閒淡之鄉誠不料其後之如何而蒼蒼者
報以亢宗之子又予大年以享其子之榮爲問當日某
甲某乙今尙有存焉者乎然後知先生見明處當安時

命而養天和。高出尋常萬萬也。余嘗見鄉邑之閒。或其家祖父田宅豐厚。相襲累代。不見科第及產之減。則有子孫名業光顯者出焉。以爲人事之變。而不知天道之常也。商農素行敦篤。吾邑識與不識。皆知其爲端人。而惜其不早達。然以先生家世積累。與商農之年之學。必不止是。今之官以來。本先生所以爲教者。以教其學之人。新化人士皆尊其名。而服其德。先生見之。其爲榮慶何如。豈有異於奉輿而前導者耶。使商農遂已顯宦。他方違定省於其親。壽辰弗能躬祝。父嗟行役。子歌陟蛄。又孰與衣綵捧卺。拜跪膝前。知吾商農亦不以彼而易。

此也先生自少逮老無疾行年八十辨色卽起躬親鉅
細終日未嘗倦臥須髯甚美齒牙腰腳如後生古稱山
澤之癯能外形骸怡養壽命者殆無以過余考通志長
沙縣城北門外有雲母石服之長生嘗從而求之不可
得先生儻得之與

潘繹序之母梁氏七十壽序

今上御極之元年乙亥夏四月 御試翰詹諸臣於保和殿吾友潘君繹序由編修 記名遇缺提奏有文綺之 賜旋奉 命典江西試其兄任卿編修卽於是歲分校順天鄉闈越明年丙子而任卿典試湖南 大考之前二歲繹序典試陝西皆衡校公允士論傾服一門之內四歲之間使節迭持榮遇無比君子知南海潘氏之興駸駸乎大矣任卿繹序俱貫川公子其伯父芷房公蚤世無嗣貫川公曰余婦方有身男也當爲兄後旣而繹序生遂鞠於伯母今 誥封宜人梁太宜人也梁

故順德名族太宜人年二十歸芷房公和敬弗替事姑
孝處先後間雍雍然芷房公卒太宜人毀容盡禮水漿
不入口十餘日策勉繹序爲學不少姑息繹序入詞曹
歸覲太宜人誠之曰兒當求無負此科名區區一官遂
足爲爾父母榮耶聞典試 命下勛繹序矢公矢慎勉
酬 國恩粵之人皆知繹序學行無愧其先人而樂道
太宜人之宏德遠識爲能教子以有成也昔漢伏黯無
子以兄子恭爲後恭事所繼母甚謹少傳黯學致位司
空晉皇甫謐出後叔父長不好學所後叔母任氏對之
流涕謐感激就傅遂博綜典籍爲世大儒今太宜人秉

義發訓既有任氏之規。繹序敬恭。瞻依亦無慚。伏叔之匹。誕受恩榮。固其宜矣。自世祿廢而宗法不行。世所稱立後者。求之古義。無合。願兄弟沒則必爲置嗣。自漢迄今。相沿弗易。蓋所以致同氣之愛。而亦或慰節婦之心。然毛裏之不屬。恩義寢衰。薄矣。以余所聞。見如太宜人。與繹序可稱述者。又何少也。繹序舉辛酉鄉試。與余爲同年。其典試江西。又與余同拜。命爲人溫文而正直。余知之最深。暇日過從。述太宜人嘉言美行爲多。余又以知太宜人也。太宜人以今歲七十壽辰。繹序乞余爲文。且言將跪誦於太宜人之前。以爲兕觥之侑。卽其

所以娛太宜人者至矣余故樂推而序之

朱少虞之母七十壽序

光緒二年丙子夏朱君少虞踵門告子曰人生可樂之事莫甚於讀書成名而親猶及見之然今之爲官者率遠在數千百里外其親多年老苦跋涉不得偕或爲時力間阻有願莫遂如是則親心雖慰而未盡慰也私計吾同年中宦達在諸行省者姑勿論其官於京而親存存而迎以來茲者指不十數屈而吾兩人有母在堂皆得侍養於都且先後數月內皆壽七十吾知子之所以爲樂者與吾無以異今將稱觴爲吾母祝乞子文章之子言之當親切而有味也其許我乎予辭不獲則問少

虞所欲言者少虞曰吾母爲同邑明經某先生女儒業蔚華誕毓淑質以道光己丑歸先贈公先大父以教諭初任武康再任景甯挈家之任母竭盡誠敬得堂上懼先大父卒先贈公橐筆遊浙東母侍先繼祖妣尤曲致怡柔門庭之間和而不嗜節而不嗇暇則訓吾兄弟讀篝燈講畫不倦戊午吾舉於鄉泊乙丑成進士分戶部學習假歸拜母述先贈公前語諭以服官宜勤持身宜慎吾長跪受教至今不忘蓋吾族出徽國文公元至元時遷浙者一杭州之三橋一海甯之小桃源一爲吾族遷海鹽尙胥里我朝嘉慶中徙邑城道光庚子先大

父構宇城東北隅。方是時海內承平。邑居殷阜。吾家規拓庭院。雜蒔花竹。後圃與百可園鄰。百可園者。明大司寇鄭端簡公以文章德業有聲嘉靖閒。園其別墅也。咸豐辛酉。城陷賊。吾家避西鄉。同治壬戌。僑寓江南。奉賢金匯橋甲子城。復崎嶇返里。則室廬無存。榛棘塞路。所謂百可園者。亦杳不可得。又數歲。吾始奉母北來。回念此十數年來。陵谷變遷。人事乖異。吾與母奔走兵革閒。如萍如蓬。如綫之不絕。如操舟入海。風狂浪高。恐喘呼號。求一息之安。而不獲。今蒙國恩。竊祿爲養。母年日高。而神明不衰。冢婦奉手。童孫依膝。予以從政之暇。

晨夕侍側伺意承顏此足快也。余謂少虞如子之言由前以觀太恭人之教知子將大興其家由後以觀子所以娛親而太恭人含和受福雖期頤未艾也。子母遭歷艱苦差不殊太恭人而薄植嗇遇求如子之奉親什不及一夫子言父母之年不可不知子與子知之矣。願益鑒於前而勉其後可也。少虞再拜受辭遂書爲序。

黃觀虞之母六十壽序

黃觀虞將南歸詣余拜而言曰吾不敏奉職無狀以有今日行且歸吾母明歲壽六十思所以爲堂上歡者乞子言佐觴余請述太宜人平居言行可表章有合於古者觀虞曰吾母歸先大夫逮事先王母從操作烹飪紡織齋鹽衣履平日所不親趨習之先王父愛母孝官於滇挈以從每思鄉味必令手烹進王父精醫術晚多疾以藥餌自扶母勤煎和敬養逾十年余曰以若所稱內則之軌儀而窈窕女師之成式也余聞太宜人幼誦毛詩通大義言動依古禮若斯其信觀虞曰世母張出寒

素母與處勞逸必均愛惡必齊飲食服御豐約如一有
作輒分其任早夜勤動初學膾誤斷左食指刀痕至今
宛然余曰執務理事不辭劇易依義篤好崇恩嫂妹曹
大家之所善也覲虞曰先大夫疾母左右調護睫不交
百五十餘夜晝歡侍王母如平時先大夫卒母慟不欲
生而對王母不敢過哀余曰無瘠色無指膺從禮而靜
以明夫之令德公父文伯之母之所求也覲虞曰母自
奉極約待賓客務豐腆先大夫喜施與親舊貧乏稱貸
以濟母贊助無吝族人不能娶先大夫閔之難其貲母
出匱物爲贈始得婚今抱孫矣命吾兄弟攸助宗鄰周

恤孤嫠如先大夫時余曰昔魏南和縣君內足於財不以華飾爲意存拯親類所在周洽隋鄭善果母命子以秩俸散贍六姻雖非婦人之大節願求之今世蓋難若太宜人殆謂企之覲虞曰吾齟齬時母爲日講帝鑑圖說先賢言行數則令覆講乃休垂教寬簡不苛或屢過弗悛亦痛答不姑息吾兄弟稍有知識稟母訓爲多宋氏之負書歐陽之畫地不母過也惟吾頑鈍不及逞修是愧余曰是數者古有一於此皆足光女重耀母儀太宜人兼之自幼逮老不以順逆異情豐嗇改性耳目聰明精神純固膺多福也宜哉覲虞又曰母嘗命弟作小

園植蔬果自課吾竊取杜甫孟氏詩養親惟小園名之曰儀孟愛慕流連欲遂弗出母敦促以行繼自今惟躬耕養母鍵戶讀書以補吾過矣余曰子母然以母之賢卜子之昌而奚孟倉曹之云鄉先達胡文忠公林翼以翰林出守數年任封圻摧劇寇赫然中興名佐撫湖北時其母夫人猶及見之而其初亦以事解館職楚人相望三十年再主江南試出一轍天下稍甦息誠不願見世有兵革事使子復如文忠之勛績然自奮而取三不朽及其成則一也文忠自馳驅王事無一日之奉其母今子出而官於外視行省之鄰且便者迎太宜人而孝

養焉頤志而引年後之視前不尤勝耶而奚儀孟之足
云觀虞唯唯再拜受辭而退遂爲之序

周慕陔七十雙壽序

曩余官祭酒時有蜀士周生嵩年者質行醇厚有聲太
學中每試高等余叩其所學得於趨庭之訓爲多於是
知有周君慕陔其人旣君來遊京師時相過從貌端而
慤氣和而靜心敬爲有道君子時君年在耆艾間以襄
理營務保薦知府顧不爲出仕計叩之徐曰吾頻歲以
來曠覽天下名山川恨未一覩 帝京景物今之來非
求進也其爲學邃於易與人卜據理正事有奇驗吾鄉
徐壽蘅侍郎亟稱之余督學江蘇後不復相聞今歲嵩
年書來索余文爲壽則君年七十矣昔班史著論言君

子之道或出或處嚴君平卜筮成都市爲人依著龜言
利害各因執導以善得錢自養下簾著書年九十餘蜀
人愛敬雖未嘗仕風聲足以激貪厲俗君不仕與嚴先
生同其見稱於蜀人同所學未知於嚴先生何如其用
卜筮以勸善惠眾用心又同漢世高士多操賤業而君
未嘗居市肆得錢立身清絜殆甚於嚴先生真揚子雲
所謂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者湛冥之徒類以仁
靜致壽其得如嚴先生之享大年又必然也君舊籍臨
桂避亂入蜀嵩年因寄籍爲諸生願君心未嘗忘故土
歲壬辰率子自都返粵家室復完山川如舊而君與其

德配李夫人適以次年仲秋同躋老壽願兒孫之環侍
接親戚之笑言回憶三十年前烽火驚心流離滿目情
狀如隔世事穆然思聖天子肅清天地之功德慶吾
儕身世之遭逢雖則劬勞其究安宅可以歌鴻雁之詩
而歡然命觴已至君後之克昌與嵩年之以篤學成名
早於君父子間必之不藉是爲頌美也光緒十九年歲
次癸巳

叔母毛太宜人六十壽序

光緒辛巳春從弟子鈞自長沙寓書先謙曰吾母毛太
宜人以孟夏壽六旬桐綬掬珊兩弟前得請於兄而許
爲之文矣吾舅季德薄能鮮不克自拔以光顯吾親而
太宜人嘉言嫩行足爲子孫後代則效者亦旣著稱里
鄒而爲伯母大人及兄所稔知弗章以言弟等慮無能
爲介壽之獻以怡吾母兄其可辭先謙肅諾則舉平日
所聞者謹詢其詳於吾母太恭人吾母曰叔母之歸汝
叔父也年十六事汝叔曾祖叔祖以孝稱佐叔曾祖母
治家政條理精密惠譽洽臧獲吾家寔甚而叔曾祖家

貲夙饒叔母相見未嘗有倨容予隨汝父食貧自勵迫
飢寒不肯作低首語叔母來問無從得實惟覩衣物窘
敝而已歸輒對汝叔祖母歎詫以謂賢孝堅苦如三伯
夫婦而食報不豐是無天也時又舉以訓其家人予家
當道光間科目特盛而汝叔以咸豐初舉於鄉用籌餉
勞擢同知直隸州叔母生男三端好岐嶷動循矩則將
益大其門矣然家中落數年汝叔故叔祖繼逝叔祖母
旋遘疾困牀簀更數年沒叔母求醫於晨露禱於夜吞
聲於坐隅而怡顏於堂下予道婦道以身兼之諸孤幼
穉莫相提挈劬育粹勉忍楛忘疲蓋近所聞族黨中稱

賢孝者莫汝叔母若而廿年堅苦匹予疇曩報之賢子而享以高年非倖也先謙敬聆吾母言而深有感於人事廢興之故蓋家之與國一矣國理亂視君其理也以得賢臣然臣可易位也家隆替在主其隆也以得賢婦婦則弗可易位也壹與之齊且終身焉故得賢婦視賢臣難國多難而臣節章家陵夷而婦德著在國家值此爲不幸而冥冥者欲美臣若婦之績以宏大厥施必有待於是如吾母與叔母自吾父叔沒後任艱難於家運絕續之交徐以俟子之成立而無幾微怨懟憔悴見於詞色非信道確而志永貞其奚及此詩曰誰謂荼苦其

甘如薺誠甘之也子鈞掬珊敦行不苟勤力於學可上
繼叔父業桐綬積軍功敘通判需次粵東爲大吏所器
待諸孫羅立長者已能讀書蓋天所以厚吾叔母方自
此始矣先謙材器薄劣忝竊祿位懼虧先人仍世之積
勉圖溉其根而培其基金念吾族丁口單弱高祖以降今
兄弟存者先謙及子鈞輩四人耳追原一本常以殷然
於懷而十數年來諸弟與吾相依倚者無殊於同氣良
可喜也諸弟勉之士未有不以忠信立身而能發名成
業者自茲以往尙無忘叔母早歲之艱劬益思今日獲
福於天之理庶幾循爾軌葆爾璞以叨佑於無窮此又

桐綬掬珊在都時吾母詔勉之恆言而書以進於叔母
大人前必爲歡然舉觴者已